「热恋」白马尖

霍更生

今年的夏天，热得特别早。7月刚过，热浪便一波一波袭来，紧接着巴威、美沙克、红霞等台风的副热带高压就盘踞在皖江一带，一动不动。气温持续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热烘烘的，如火炉一般。好吧，热浪不走，我走。妻带着年迈的岳父母躲进了山里避暑。

这山叫大别山，大别山有个主峰叫白马尖，白马尖下民宿一家挨着一家。这日上午，我由老家出发，直奔白马尖。一路上见家家民宿停满了车，一床难求，有的民宿订房已排到了9、10月份。天气热，山沟里的民宿更热。

进大别山的路真好。从霍山大别山东下高速，往左一拐就进入群山之中，山沟里的路全都铺着黑色的柏油，路面画着清晰的标志线，全是旅游步道的标准，十分醒目，也十分提神。隧道一个接着一个，不再翻山越岭，绕来绕去。路两边清爽整洁，不见破屋旧宅，更不见乱搭乱建，尽是满眼葱笼的绿色植被。山路弯道虽多，但每到拐弯处都有提醒标识，很温馨。

山里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满天的云朵，转眼就一片迷蒙了，雨滴滴嗒嗒下了起来。可才拐了几道弯，天又亮开，雨也住了。我们刚爬上一个坡，才上青枫岭，雨又下起来。这山里的雨不大、不急，若有若无的样子，特有情调，我喜欢大别山的雨。

中午时分，我终于赶到一个叫“小小石头”的民宿。妻和岳父母早几天住了进来。这家民宿很普通，就是青枫岭脚下一幢二层小楼，房东姓石，叫石贤林。我是第一次来，但我朋友钱先生、周先生每年夏季都来大别山避暑，他们比较之后，还是觉得老石家好。他们已连续4年来老石家避暑，和老石成了好朋友。

为什么好？他们觉得老石家像自己的家。我刚到已被老石憨厚的笑脸所温暖。我与老石坐在屋檐下，对面的山青翠欲滴，山风一阵阵吹过来，凉爽而又清新。他说山里人家房子多，空着也是空着，住一晚村民可以挣几十块钱，所以村里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做了装修，不愁没人住。

老石告诉我，以前路没通，这山里穷得只剩下搬不动的山。没有路，再美的山水也只能荒着。大别山脱贫攻坚，一项硬任务就是把路修通，这才有了隧道，有了柏油路，有了山里那绿油油的希望。

午饭上桌了，清一色的农家土菜，没有城里饭店的各类佐料，就一把盐，几滴酱油。土锅土灶柴火旺，一把大锅铲，上下翻炒，三下五除二，好了。我好多年没吃过这样的大锅饭了，铲上来的锅巴黄灿灿的，我揪下一块，又脆又香，儿时在农村是常吃的，现在在城里是吃不到了。

饭后，去房间休息，服务员过来帮我找空调遥控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山里才22摄氏度，不盖薄被尚觉凉，何需空调呢？

下午，我信步出了小院，漫无目的地沿着山路，看山看林看溪水，听风听雨听鸟鸣。来大别山避暑，其实就是来发发呆，养养神，打打牌，躲躲酒，吃土菜，看风景。吃过饭，音乐响起，拿起话筒，扯着嗓子唱起来。这大山真好，随你怎么疯怎么闹，反正扰不了别人。

屋外夜色沉沉，远山朦朦胧胧。白马尖进入了夏虫的世界。蟋蟀从石缝、洞穴和枯枝里发出清亮短促的“唧唧、唧唧”声，此起彼伏，这是大别山夜色里最清亮的声响。油葫芦叫声绵长圆润，连续不断，声调浑厚。纺织娘藏在灌木、藤蔓之间，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忽高忽低，古人诗中“络纬鸣秋”说的就是它吧。蝈蝈鸣声粗亮，拖音很长，一阵接一阵。山涧、龙潭、溪畔的石蛙，呱呱声伴着溪流声，这是山野里最动听的夜曲。萤火虫密密麻麻地挤在草丛里，闪闪灭灭的微光，让这山里的夜更加幽静。

大别山的夜让我爱恋、着迷。

歙县游

王莉莉



黄山呈坎晒秋 徐缓 摄

丹桂飘香时节，借中秋佳节之闲暇，我和家人从六安出发，循山野秋风前行，再一次闯入了藏于山林深处的皖西大裂谷，这是大地历经亿万年地质雕琢的杰作，是山河淬炼出的深邃诗行，像是一座大山被神斧劈开的一道裂缝，幽静又神秘，壮阔而空灵。如今已开发成集旅游度假、温泉康养、农家美食与攀岩体验为一体的国家AAAA级风景区。

每一次攀越皖西大裂谷，都能磨炼体能，都能检验体质，都能净化心胸境界，都是人生的感悟提升。跨过小桥、趟过溪流、绕过农家，顺着亭亭玉立的翠竹指引，经过终年守护的枫树“安检”，我们径直来到了“皖西大裂谷”谷口。

皖西大裂谷原名避王岩，相传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率领残部，藏兵于此，因号称八大王，故名避王岩。皖西大裂谷在两山夹持隐藏的悬崖中，好像被雷公一道闪电从头到脚劈开似的，矗立在我眼前，裂谷中间一道缝隙仅能容单人而过。大裂谷内长1500米，东进西出，由低渐高，由宽入窄，由缓入险，形如藕节，计有三处窄道，便是“三道闸”的由来。

一闸险一闸，闸闸景不同。步入皖西大裂谷，顺着两山缝隙攀登，首先抵达的便是“一道闸”。两边山崖壁立，谷底宽仅能容足，流水潺潺。一条长约50米、高约5米的“无梯”通道，突兀眼前，我们纷纷撑张双臂，踏准立足的两壁上突兀岩石，手脚并用，一步一步向前攀登，小心翼翼，稍不留意走神，就会脚滑人翻，非让你尝一口溪水的滋味。

再攀皖西大裂谷

安军

越过第一道闸，一块三四亩大的平地让人豁然开朗，这里绿树成荫，花草丛生，好像一年四季如春的世界。人到此处，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隔绝山外喧闹的尘嚣，抬头仰望：南面半崖处有一个半月形的石窟大洞，拾级而上，是一个能容千人的石洞，常年干爽明亮，冬暖夏凉，这便是史称为八大王练兵点将、处理日常军机事务的“石窟王宫”，也是当年农民起义军的屯粮洞。越过屯粮洞，步入崖壁上的“栈道”。

真是一步一景，进入“二道闸”，更加窄长，更加险峻。一会是阳光明媚，转眼间便是天昏地暗。抬头一望，原来两崖撑天，绚丽蓝天成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一线天”。迎面而来的是悬崖上飞溅出一道高有50米、宽有10米的水帘，恰似飞瀑倾泻“天上来”，虽不比庐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的飞瀑，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境。飞瀑落下，至谷底顺流而下，与嶙峋怪石时而缠绕，时而铺展其上漫流，侧耳聆听潺潺淙淙的水声。攀登奇险又陡峭的“二道闸”，我差不多倾尽体能，总算通过了这段艰难攀越。

攀越了“二道闸”，突然间北面悬崖好像不堪重负似的倾倒下来，简直要将行人压倒脚下，我喘着粗气，伸直腰仰望，两壁垂直的悬崖横在眼前，这就是“三道闸”。“三道闸”上下约有三层楼高，左右两壁上部空泛、中间紧窄、底下湿滑，险在落脚难以立足，每攀登一步腿脚吃力紧绷，倍感腰背酸麻，虚汗满身，湿透衣衫。闸顶上有一块飞来石，如粗犷神笔一点，屹立其间，彰显霸气豪放。

“三道闸”的谷底清幽寂静，凉意习习，屏蔽了尘世纷扰。阳光从谷顶穿过缝隙倾泻，洒落在崖壁、石阶与溪流之上，光影斑驳，虚虚实实，引人入圣境。我抬脚一伸撑在岩壁上，双手同时抓住扶手，身体上挪，另一脚随即踏在另一边岩壁上，巧使撑力，身体前倾，像雄鹰展翅立在悬崖“空隙”中。每攀岩一步如凌空而行。向下一看，脚下峭壁阴森，令人胆战心惊。向上一望，谷口“一线天”巧夺天工，风光展现，叫人不得不勇往直前。功夫不负时光，不愧对重来攀岩，我每攀登一步都汗湿衣衫，每攀越一阶都像是人生的起跑与冲刺，又一步步攀出天阶，终于攀越了“三道闸”。我站在好汉亭上，阳光披身，抖抖汗透的衣衫，屏气凝神，伸开双背，仰天长舒，一股征服大自然、再次攀登大裂谷的成功豪情油然而生。

有惊无险地攀越了皖西大裂谷，又从好汉亭沿石阶左转右绕百步，登上谷顶。行走在谷顶上的林间，金秋的山林褪尽盛夏淡风轻。

阳产土楼

现实版的桃花源记。

去寻找一个地方，无人知晓，躲开兵荒马乱。郑姓的族人因为偶然的原因，在此群山深处落脚，山为屏障。此处有泉眼，本族人聚居于此，简单、朴素、安全。

土楼窄小，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粘土与碎石搭建而成的土楼防潮隔兽，勉强安居。等到土地种上了庄稼，土楼有了人们的脚印，村庄有了童叟的欢笑，便有了安土重迁的沉重感。入村的路陡峭狭窄，周围的山峰密林深深，进出如此不易，村中时有毒蛇野兽出没，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村庄的山坡上有人在焚烧玉米秸秆，这像是一场继往开来的仪式——一季的春种秋收落下帷幕，又在酝酿着下一个葱茏和丰硕的期待。原来，烟火日常是情感的土壤，情感是精神的阳光和空气，当精神被赋予了“家”的名义，这儿就有了坚守的意义。

黄昏时，我在迷宫般的村路上晕头转向，听到爽朗的喧哗，我知道那里是村口的长亭。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无拘无束地交谈，寂静的山水给了他们肆意而为的空间和需求。我朝着那个方向走去，有人在收秸秆，有人在整理菜园，南瓜靠在屋角，那些给游人观赏的晒秋农作物在等待月亮爬上来，小小的村落正在夕阳余晖中整理巢穴。

徽州大宅院

去徽州大宅院，是想去看看徐阶。不管是听罗振宇的《文明之旅》，还是看《大明王朝1566》，都跳不开徐阶这位两朝首辅。心想去看看他的院落，在他住过的地方走一走，也颇为有趣。

那里没有徐阶古宅，只有他的后人徐元文的宅院。而整个大宅院是一位叫徐普来的民营企业家将当地29个即将坍塌、濒临消失的古宅院收集到一起建成的。

镇院之宝是“十三太保功名龛”砖雕，且不说图案精美，单是砖雕上可随风而动的小门就令人叹为观止。据说，雕刻者一生只有两组半作品，一组被毁，除了眼前这一组，另外一幅未完工的作品也在园中。精美背后的那份安静、执着更有力量。

行走在这个后人保护起来的徽州宅院集锦中，慢慢品味这些簪缨之家藏在钟鸣鼎食中的气派和讲究。时来运转(石槽中的滚石)、“门当”与“户对”、“门槛”高攀、坐“冷板凳”、“栋”(冬瓜)梁，出入平安(瓶形门)……细节里的尊卑有别、家族的期许和社会地位的投影，印刻在这些古老的器具、建筑和装饰中。

富贵、精美、豪华，这儿曾有多少鲜活的生命，也压抑过多少自由的灵魂。我在里面走了一个小时，虽然有后花园的景致，也知道很多场景是新修建的，还有不少房间是电影拍摄地，但依然觉得压抑。

歙县用山水留我一程，而我将再次寻访，将山、水、我如羽毛一般轻轻合拢，让自然、心灵和文化慢慢深呼吸。

三行诗：紫蓬山魂(组诗)

夏书阔

(一)
打子塘接住紫蓬的倒影
鹭鸟掠过水面
抖落一塘魏蜀吴的旧时光

(二)
淮军的旧辙隐进山林
山风翻着《紫蓬山志》
一页页都是佛家禅意的秋声

(三)
紫气漫过西庐寺的檐角
千年畋游的香火里
藏着半座庐阳抗击鞑靼的旧梦

(四)
紫蓬每道山褶里都藏着平仄
白云古道的风轻轻一吹
就吐出半首千字山的藏头诗

(五)
我把脚印留在紫蓬的秋里
山色云影没说话
却把我的心事悄悄迈进
了十八踏

表爷李三犟

汪素珍

老家的风，总裹着山枣的甜香，从金寨县桃岭乡桐岗村的山路上吹过来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表爷李三犟子。

表爷李齐才是个扎眼的人。高高大大的身板，红脸膛上硬胡茬子像小山边的荆棘，说话时老是喘着气，声音则像正在敲打的铜锣，半分弯都不肯绕，在表爷的兄弟当中他排行老三，因此“李三犟子”的名号，在村子里传得比山风还快。

在我记事的时候表爷是村上唯一的杀猪屠夫，每到过年的时候，表爷就忙得不亦乐乎。他穿着长皮靴子，系着大皮围裙，手提着杀猪刀，再看他那长满胡茬子的黑脸，和他高大的身躯，还不时地喘着粗气，他的样子很是怕人。队里的人说，表爷喘气费劲，是因为他年轻时常常在大冬天的夜晚里为杜昌甫的赤卫队办事留下的疾患。在村里没人敢随便招惹表爷，人人也都敬重他。早年间他是跟着老红军杜昌甫(外号杜老虎，当年的赤卫队队长)拎着土枪在大别山上走过夜路的人，在枪林弹雨里说一不二的硬性子，到了和平年代也半分没改。

村里人都说表爷是“红小鬼”，听说他给赤城二区赤卫团跑交通，给皖西二路游击队藏过粮、放过哨、送过信，跟着杜老虎的队伍在山里转。表爷和杜昌甫家是一个村，那时叫桐岗大队。后来我的父亲任桐岗大队书记，时常和我们讲杜昌甫和我表爷的故事。表爷从来不对我们这些小辈说当年的事，只有喝了两盅酒的时候，他黑红黑红的脸膛会更黑更红了。这时，他会用指尖敲着杯沿，不说自己立过什么功，只说“杜师长说过，答应人的事，拿命也得守住”。

表奶长相是和表爷完全相反的人，她白白胖胖，清清爽爽，耳坠上的那对银耳环衬着她白皙的脸，很是干净。据说表奶年轻时很漂亮，是位大家闺秀。表爷家门前那棵老枣树，是整个组里孩子的念想，我们踮着脚够不到，只要表奶看见我和妹妹来了，就抄起青砖墙上靠着的高过瓦顶的竹棍，对着最红的那几枝敲两下，枣子噼里啪啦落一地，我和妹妹攥着衣襟接满枣子，表奶晃着手让我们快走，还不忘压着声音喊：“别让你表叔爷看见！”

其实表爷虽然是个铁面汉子，但内心很善良。那时候我父亲在大队上班，母亲在供销社，他们上班的地方离家远，有时中午不能回来，每每这时我和妹妹就跑到表爷家蹭饭，表爷就会跟表奶说：“老奶奶，给孩子盛碗饭吃。”表爷是屠夫，有时饭头上还会有几块猪肉吃。

后来没人会提表爷那些没写进档案的事了。表爷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孙子总想着把爷爷的故事记下来，留个念想。在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流血牺牲的人太多了，像我表爷这样能够活下来的“红小鬼”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连杜师长的儿子杜德昂都牺牲了。后人们虽然没能从旧文件里翻到表爷李齐才的事迹，可老区的山记得，老枣树下的土记得，当年接过他递的消息的人，心里都记得。党和政府也记得这个外号叫“李三犟子”的人，那些年里按时递到家里的补贴，就是给表爷最硬、最沉的认可。

风又吹过老枣树的枝桠，像当年的李齐才表爷扛着土枪走过山岗的脚步，又像表奶敲枣子的竹棍响。这山里的硬骨头，从来不需要写在纸上，他守过的承诺，就像这棵年年结枣的老树，每年都会挂满枝头，每一口都甜在后辈们的心里。



浔水钓秋光

刘浩

秋日的清晨，来得格外轻缓。

浔河无语，月亮岛还沉在一场薄睡里。雾气不是整块的，而是一片一片的，像谁随手撕开的棉絮，在河面上前后翻滚、聚散不定。云路桥和岛那头的另一座大桥，全隐匿在朦胧中，只剩几盏路灯洇出昏黄的光晕，像水墨画上未干的笔触，洇着、散着、不肯收。

退休后，汪老头最上心的事，就是往月亮岛的浔河边跑。那块河岸，是他晚年最舒坦的地方。用他的话说——家里再好，不如河边猫一猫。

从家到浔河边，走云路桥过去，不过二十来分钟。走过桥面的时候，浔河带着潮气的风迎面吹来，凉丝丝的，带着水草和淤泥混合的味道——别人闻着嫌腥，他闻着觉得踏实。

岛上的草木还挂着露水，脚下的泥土微微发潮。河水绕着小岛弯弯地流，波光晃晃悠悠，一层推着一层，像谁在水底撒了一把碎银子。几只白鹭立在浅滩石头上，缩着脖子打盹，听见脚步声，懒洋洋地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去。

汪老头找了块平整的河沿，挨着一棵歪脖子柳树坐下。

这套流程他闭着眼都能走完——摆小马扎，从帆布包里掏出饵料盆，拌饵，打窝。饵是他自己配的，玉米面掺豆饼粉，加一点酒曲，揉得软硬适中，捏在手里有一股淡淡的甜香。打窝的力道也讲究，不能太重，窝料散得太开，鱼不聚堆；也不能太轻，落点偏了，鱼群拢不到钓点。他手腕一抖，饵料划出一道弧线，扑通一声落进水中，涟漪一圈圈漾开，很快又归于平静。

鱼竿一支上，他的神态就变了。

平时松松垮垮的眉眼忽然收紧，目光死死钉在浮漂上。那根红白相间的浮漂立在水面，随着微波轻轻点着头，像在跟他打招呼。周遭的一切——路过的行人、晨跑的年轻人、桥上偶尔按喇叭的电动车——全都吵不到他。他整个人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从浮漂上拽进了水里。

浔河水慢慢淌，水鸟时不时擦过水面，翅膀尖带起一小串水花。岸边的草木被风吹得沙沙响，柳条垂到水面上，偶尔拂过浮漂，他就轻轻拨开，动作小心得像在挪一件瓷器。

旁人路过，有时候搭话：“老爷子，今天咋样？”

他淡淡笑一笑，不多搭腔，只竖起一根手指头——意思是“嘘，别惊了鱼”。

有时候坐大半天，浮漂纹丝不动。旁边新来的钓友换了三四个位置，忍不住劝他：“老哥，这窝子不行，换换吧”。他摇摇头，一点不急。钓鱼嘛，他图的本就不是能钓多少鱼。

年轻时候他在厂里当车间主任，天天与人、与事、与指标打交道，他脑子里一刻不得闲。刚退休那会儿，他浑身不自在，在家坐不住，出门又不知道去哪儿。老伴嫌他碍事，儿子让他帮忙接孙子，他去了两天，幼儿园门口一帮老头老太太聊家长里短，他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后来有一天，他偶然走到月亮岛，看见有人在河边钓鱼。他站那儿看了半个多小时，忽然觉得——就这儿了。从那以后，浔河边的这块河沿，就成了他的地盘。



闲钓 张明菊 摄

他不是什么钓鱼高手。渔获多的时候，能拎回一小桶鲫鱼，回家让老伴红烧或者炖汤。老伴嘴上嫌鱼刺多、收拾麻烦，手上却麻利，刮鳞剖肚，热油下锅，出锅时撒一把葱花，汤白如乳。孙子放学回来，扒着碗喝得呼噜呼噜响，他坐在一旁看着，比自己钓上鱼还高兴。

要是浮漂猛地往下一拽，汪老头眼睛唰地就亮了。手腕顺势扬竿，竿梢弯成一张弓，他屏住呼吸，眯着眼慢慢遛鱼，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过招。等鱼终于被抄网兜上来，他乐得眼角都皱起来，跟小孩子捡到宝贝一样。他把鱼放进桶里，盖上水草，又重新挂饵、抛竿，目光再次回到浮漂上。

当然，空手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一整天，浮漂像钉死了一样。收竿时旁边钓友问：“白板？”他摆摆手，笑一笑：“白板就白板，鱼又没跑，明天还来。”他不闹心。心态放得很开。

夕阳往下沉的时候，整条浔河都镀了金。水面上那层碎银子变成了碎金子，晃得人眼睛发暖。远处的云路桥亮起了灯，桥影倒映在水里，随着波纹轻轻摇晃。

汪老头慢悠悠地收拾家伙什。有收获的，拎着水桶哼小调往回走；空手的，空着两手，步子一样轻快。

雾散了，月亮岛的轮廓清清楚楚的，柳树、芦苇、河滩，全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像在等他明天再来。

父亲的重阳节

李开琥

年年重阳，今又重阳。早餐桌上的油炸糍糕，怎么也吃不出旧时滋味。我的思绪，回到儿时——回到父亲抡起擀面杖、一下一下杵打糍粑的重阳。

小时候的家，在因浔史杭工程而建的龙潭移民小街。说是小街，其实就是一个贫瘠的山村，二十多户人家，皆是库区移民。我记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街上常住的只剩李、郭、胡几户邻里了。大部分人家都在小河两岸，自选屋场，建起三五间土墙草房，图个自在。可村子仍叫小街生产队。每到金秋重阳前后，整座村庄都氤氲着醇厚的熟芝麻香。

重阳节吃糍粑，是我们老家沿袭已久的习俗。农历九月，糯稻早已归仓。早几天，父亲就会挑着糯稻，去大队部粮食加工厂，加工新糯米。

芝麻也讲究时令。立秋之后，叶秆变黄，父亲赶紧连根拔起，捆成小把，架空晾晒。等果囊尽数开裂，倒置轻敲，细密的芝麻便簌簌落在簸箕里。那“倒芝麻”的声响，告诉父亲重阳节近了。

九月初九，乡间并不把重阳当大节。孩子照旧上学，父亲照旧下地。可日暮推开堂屋门，一盆新糯米饭正腾着白汽。父亲挽着袖口，双手握住粗重的擀面杖，腰身一俯一仰，杵下去，又拔起来。糯米在他手下渐渐失了粒，变得黏稠、柔韧，满屋都是米香。那一刻我才知道，重阳虽不热闹，却是父亲给一家人的仪式。

厨房里，母亲生起文火，细细翻炒新收的芝麻。芝麻最讲究火候，炒至芝麻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便要即刻盛出摊晾在簸箕中。芝麻极易炒糊，捣出的芝麻粉便会带着苦涩。趁着空档，还要炒制粗盐。那个年代食用的都是粗粒大盐，入锅炒熟、晾凉捣碎。捣芝麻粉是我们小孩子最争抢的活计，浓郁的芝麻香萦绕鼻尖，我们总是忍不住一边捣制，一边偷偷往嘴里送一撮，大人也装着没看见。

芝麻粉拌上熟盐，滚烫的糯米饭也早已被父亲杵得细腻绵密、筋道成团。干净的案板上，先薄薄撒上一层喷香的芝麻粉，将软糯的糯米糕平整铺开，表层再覆上一层芝麻粉，厚薄恰到好处，以不粘手为宜。轻轻压实抚平后，手持菜刀横竖规整切割，切成豆腐干大小的均匀方块。一板农家糍粑，也就做得了。

刚做好的糍粑，软糯清甜、醇香绵长，是秋日独有的美味，一家老小人人喜爱。家中人口多，满满一面板的糍粑，片刻便被分食一空。盆中剩余糯米饭，便再打一板。吃不完的，留到次日清晨，入锅慢炸，外焦里软，甭提多香。这份刻在童年里的味道，岁岁年年，令人难忘。

每年秋风起时，我总忍不住嗅一嗅空气——明知这座城里，再不会有谁为重阳升起一锅白汽，再不会有谁为一块糍粑，把腰身一俯一仰，用力杵下去，又使劲拔起来。

可我总觉得，那缕香还在。像一粒炒熟的芝麻，沉在记忆深处，轻轻一咬，仍是满口余香。

本栏责任编辑：徐 缓
E-mail:WXRB—xuhuan@163.com